

● 安徽文艺出版社

龍虎斗雲淵



● 童冤奇俠
● 俠官英俠
● 刀南奇俠
● 飛天紅巾

传奇演义第十一辑

龙虎斗潭渊



● 安徽文艺出版社

龙虎斗潼关

(传奇·演义第十一辑)

本社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庐江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7.875 插页: 2 字数: 382,000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8000

定价: 6.55元

ISBN 7-5396-0392-5/I·341

内容简介

龙虎斗澶渊

奸佞乱朝纲，乘国难之机，偷转贪来之财，佛道楼暗藏奸女，荒淫无度；忠臣明大义，施计惩奸，敦促皇上征战。红装不在纱帐眠，英雄热血洒边关。澶渊古城金鼓催，龙虎鏖战卷尘烟。一曲正义歌，惊心动魄，扣人心弦。

飞刀侠童

嗖嗖嗖寒光闪处，恶贼旋即倒地，哗啦哗啦铿锵响时，叛徒命染黄泉。何等英雄这般厉害？原是位善使飞刀的侠童。官军的追杀围剿，使他失去慈母温馨的爱；正义旗帜，使其得到远航的桅灯。从此，他和仁人志士惩恶除霸，义泽乡民。一场场的斗智斗勇，令阅者目不暇接。

天官奇冤

一代忠良怜穷惜孤，却遭亲手栽培的恶棍残害，蒙冤归里，命赴冥府。其子、媳为报父仇，又遭奸佞追杀堵截；泼皮乡氓，欲霸其女为妻，由是险象环生，赵氏一家的命运时时牵动阅者的心。绝妙之处，令人拍案。

南英传奇

花戏楼猜谜惊乡里，夺解元名扬南京城。此人就是鲜为人知的清朝才子吴楚奇。他人奇才奇品德高，卖字当银救弱女，机智勇敢斗恶绅，如意店里让科场，义感百姓，情动渔女，细阅慢品，孰忍释卷？

红巾奇侠

沙河翻花叠浪，一少女在漩涡中挣扎呼救，惊动了在岸上行走的壮士，跃入激流救助。女子因何落水？壮士又是何人？一位青史留芳的英雄，演出了惊心动魄的故事。这争杀拼搏，这真情的爱恋，既有气壮山河的场景，又含柔情蜜意，行文别具风格。

目 录

龙虎斗澶渊	熊克岐 熊景春 1
飞刀侠童	钟铭勋 柯娱年 127
天官奇冤	王秉才 阎振华 249
南英传奇	马德昭 337
红巾奇侠	梁义三 445

龙 虎 斗 潭 渊

熊克岐 熊景春

回 目

第 一 章	王钦若暗藏娇女	3
第 二 章	状告恶父	15
第 三 章	皇上求佛	23
第 四 章	奇怪的落难女	33
第 五 章	壮士惩恶贼	42
第 六 章	名将收高徒	50
第 七 章	五州告急	62
第 八 章	计歼玩火人	70
第 九 章	女将抗婚	76
第 十 章	针锋相对	84
第十一章	奇巧之计	91
第十二章	濮阳鏖战	103
第十三章	进退维谷	110
第十四章	边陲壮歌	120

第一章 王钦若暗藏娇女

宋真宗景德元年七月下旬的一天，在汴梁城御街北面一所深宅大院里，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。此人穿了件上等绸料做的宽大长衫，但却遮不住那又矮又瘦而又稍微驼背的躯体。他头尖额宽下颚小，脖子上长着一个硕大紫肉瘤，一对小眼珠滴溜溜地转动。从那两片薄薄的嘴唇总是合不拢这一点，看出来他今晚特别高兴。此人便是参知政事王钦若副宰相。

“相爷，定更已过，是不是到佛道楼去？”提着纱灯的管家王化躬着身凑近王钦若笑嘻嘻地说。

“你到后堂看看我那个长腿婆睡了没有，要是睡下了，你就……”

“我就暂时不来了。”王化说着，把纱灯递给王钦若。

王钦若提着灯，鬼鬼祟祟走过两道月亮门，到了佛道楼下。他爬上三层楼，只觉得气喘吁吁，赶忙靠在栏杆上。歇了一会，走进楼去。

“相爷！相爷！”随着叫喊声，王化走了进来，贴着王钦若耳朵悄声道：“幽州探子到了，送来了蜡丸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。

在明亮的莲花烛灯下，王钦若剥开密封的蜡丸，里面露出一张白纸条，上面写道：“北辽肖太后已作出决定，发铁骑三十万不日南下，取京师，夺中原，亲自督战……”看到这里，他五指颤抖，颜面色变。

“相爷，怕什么，她来就来嘛！她有军队，我堂堂大宋

也有军队。倘若真的打进汴梁城，天塌压大家，还有皇上佬呢！”

“你哪知道，辽军厉害无比，经过这几年练兵，所向无敌呀！好啦，你下去吧，我再想想。”说着走了出来。他手扒栏杆眺望，看了一会街景，叹了一口气，自语道：“这些不知大难临头的人，还景个啥哟！”他看了看自己的深墙大院，高大厅堂，花团锦绣的楼阁，香飘满园的花圃，摇了摇头，随后走进楼里，坐在太师椅上，慢慢地合上了双眼。

忽然，左边藏经阁脚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一阵浓香袭来，走出一个披着绿纱睡衣，柳眉杏目，面如圆月的娇艳女子。她扭着柔波似水的身子，珊珊来到王钦若身后，伸玉臂搭在他的肩上，藕尖似的五指抚摸着他那令人恶心的大紫瘤子。启朱唇，发莺声：

“啥事呀，把你弄得愁眉不展的？”

王钦若扭回头默默地望着她。她继续说道：“我一看见灯火，就赶快朝这儿跑。这不，我都等你一个多时辰了。”说着两手撒开睡衣，露出两个神秘的东西……

看到这，王钦若淫欲剧发，叫了声：“风云，我的心肝！”说着，双手抱起风云，朝内室走去……

天刚刚发亮，王化就带着那个行院妓女风云从后门溜走了。

“相爷，相爷，奶奶叫你哩！”一声呼喊打破了黎明的寂静。王钦若闻听，急忙穿好衣服，就往楼下跑。

后堂门开了一扇，内室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婆娘。她上身短下身长，一对呕扣眼，满脸横肉。

“夫人，喊我何事？”

“我问你，你昨晚干啥去了？”

王钦若抬眼看了看李氏不悦的脸色，以为她已知道自己昨晚风流之事，战战兢兢地道：“夫人，我不是跟你讲过的吗，皇上传旨，要我三、六、九日夜晚抄写佛道经卷，撰写经文。”

“去他妈的吧！”李氏忽然站了起来：“哼，眼看火烧眉毛，还地久天长哪！我问你，昨晚北辽来人送来的情报难道你不知道？”

王钦若这时完全弄明白了：长腿婆并不知道自己昨晚“藏娇”之事，心里象放下一块大石头，连忙说道：“知道是知道，这国家大事，要朝臣商量，皇上作出决策。不过，有一点看得清楚，当年跟随太祖、太宗南征北战智勇双全的老师老将死的死，亡的亡，眼前只剩一个高琼，今年七十岁，也是老迈无用了。我估计要是打将起来，定然凶多吉少，五十年前北辽皇帝耶律德光攻陷汴京，烧杀抢掠的局面会再次出现。”

李氏越听越害怕，一对恐惧的眼神象掉了魂。王钦若道：“怕什么！就是辽军到了汴梁北城，我们也能从南城逃掉。不过，我现在想的不是这，而是我们的金银财宝怎么安全放置的事。”

李氏听罢，喜欢得眉开眼笑，伸臂搂着王钦若的脖子：“我的亲溜溜的男人，你的点子真够多的，怪不得人家叫你‘鬼老奸’！”

且说四川清城县(今灌县)，有一座青城山，称为道家第

五洞天。自从汉代“天师”张陵上山结茅传道以来，就逐渐成为全国道教发源地了。这里大山耸插霄汉，诸峰奇幻多姿，层峦叠嶂，空翠四合，终年常绿，岁寒不凋。离山脚八里的山腰上，在云蒸雾绕中，有一座天师洞，进洞数丈处，便见一座庄严古朴的道观，人在其中，如置身仙境。

天师洞的夜晚，万籁无声，格外幽静。三更光景，东殿堂内一盏青灯，影光摇曳。灯光下，一位身着灰色道服的年轻道士闭目打坐。他大约很难入静，站起来打两路拳脚，再去打坐。他刚微闭二目，觉得一股凉风吹进，接着一缕银光射来，“叭”的一声落下一件东西。他机警地站起来，冲出殿堂，右瞧左看，四境无人。他关上门，拾起东西，凑近灯光一看，原是红蜡纸裹着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

关君报国事，

火速奔京畿。

钦船江南去，

包藏祸国心。

青城识君者。

“青城识君者”是谁？他一时想不起来，但那四句话的含意他完全明白。这年轻道士姓常名庆玉，河阴人氏，自幼读书，才学出众，写一手好文章。五年前与同学任懿一同进京赶考，主考便是王钦若。论才学，任懿比庆玉差得太远，但任懿为人狡诈，只因其有万贯家产便携财进京。诸科考试一毕，不学无术的任懿居然登科，当了临津县尉，而常庆玉却名落孙山。庆玉心中不服，经多方了解，终于弄清真相。

原来这王钦若为投宋真宗崇佛拜道之好，结交了京郊僧

人惠秦，从他那里了解佛理经道，又经一翻编造，然后向真宗大讲佛道之玄妙，俨然一位高僧，因此很得真宗好感。日子越久，王钦若与惠秦的关系越密切。任懿打听到了这个关系，就拜托惠秦贿银五百两在王钦若面前说情。王钦若自然明白用意，便勾掉了常庆玉之名，换上任懿。

常庆玉十分气恼，于是弃文从武，经叔父介绍，到青城山天师洞向普清真人习学武艺，盼望有一天为国报效，除去奸邪。

第二天一早，庆玉就向普清真人说明夜来情景，并呈上字条，请求师父允许下山。

普清真人看了庆玉递上的四行清秀小字，把头连点几点，微微带笑道：“庆玉，你来山中虽只五年，但能勤学苦练，武艺已经学成。你要下山为国报效，为师也不好强留。听说我大宋朝北部边境很不平安，一场龙争虎斗将要发生。为国报效，驱除奸恶，乃是正道，不过要胆大心细，处处留神。”说着取出一把长剑，说道，“这把宝剑乃你师爷亲炼镇观之宝，名曰钢柔如意剑，若遇强敌，你自然知道它的妙处。”普清真人想了想又道，“你在山中五年，未同外界接触。如今，报国也得有报国之门，我修书一封与你，你可先到亳州灵山观找你师叔马道长，先有个落脚之地，那里离汴京不远，向他问明情由，他会指点于你，然后再见机行事。”

庆玉十分感激师父的帮助，给普清真人连叩三个头，说道：“师父的话徒儿谨记，只是这一去雾海茫茫，不知是死是活，若是能活在人世，我定然回山孝敬你老人家！”说着流出泪来。真人把他搀起，遂修书一封，连同宝剑，交给庆玉，苍老的嗓音含着伤感，说道：“等你们成功之日，恐怕

不回来了！不过，可别忘了到师父我这里来一趟啊！”

庆玉抬起头眨巴眨巴眼，不解地道：“师父，你说的这‘你们’二字，徒儿我不明白。”

真人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庆玉，这事是为师一时想到，我也说不清楚，以后你会明白的。好啦，带些盘缠，上路去吧。”

战争的气氛笼罩着汴京城。王钦若暗中将金银细软装进了两只楼船，由婆娘李氏亲自押船，家人王化带二十多名水手、家奴，星夜往金陵老家进发。那李氏本是风流之人，禁不住路程上的寂寞，和王化鬼混起来。

这天中午，船到了亳州城。这亳州城历史悠久，乃是商汤居地，名医华佗故里，又是魏武之乡。如今是水陆交通要道，南北商货集散之地，十分热闹。

照李氏的意思，不想停靠亳州码头，以免在这繁华之地引起人们注意，露出破绽。更何况十年前王钦若作亳州通判时，干过一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勾当。但是船上米粮不足，蔬菜酒肉之类食物也将用尽，二十多人吃饭，耗量很大，如不在这里补充，怕是在淮北的十天半月，难找这么一个好市场了。无奈，只好让王化带人进城买货。

亳州城确实热闹非凡，大街上布满各种商行，吃的、穿的、玩的、用的各类货物，五光十色，琳琅满目。王化出手很大，米粮、食品、蔬菜和亳州颍州特产，买了整整六大牛车。

街上众行人，看着这六大车东西，无不伸头吐舌，连那卖货的也感到吃惊。

正当王化一行人高高兴兴带着牛车返回码头的途中，后

面跟上来七、八个肩背荆条大篮的要饭花子。这些要饭花子后面跟两个一高一矮手拿埋骨铲的和尚。

两个蓬头垢面的花子紧走几步扯住王化的绸衫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大爷，给点零钱用吧，我们都快饿死了！”后面的六个花子也跟上来，把王化围了一圈，苦苦哀求道：

“恭喜你老发财，给俺们一点钱吧，手丫里漏掉的也够俺们吃十天八天饱饭。”两个和尚也走上来，说道：“也是前世有缘，今日得见贵施主之面，请大发慈善之心，为修龙王宝刹捐个三、二百文吧。”

王化把脸一沉，捂住鼻子，怒道：“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，都给我滚！老爷有钱撒到河里也不给你们这些穷小子！”他把手一扬：“来人，快给我把他们赶走！”

王化是王钦若的总管家，哪个不惧？一些图谋势利的打手专门巴结他。王化一声令下，七、八个打手一轰而上，出手进招，拳击脚踢，霎时把那些花子、和尚打得七零八落。王化哈哈大笑，催着牛车，向码头跑去。

高个子和尚第一个站起来，接着，这些花子也站起来。他们咬了咬耳朵，分头出城去了。唯独那个矮和尚爬不起来，似乎很吃力。不远处有个青年迅速走过来，伸手抓住矮和尚的左腕，那和尚一怔，双脚一点就站起来了。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看了看左腕，全无痕迹。那青年笑了笑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
夜晚，在涡河南岸龙王古庙的大殿里，一伙人在油灯下正议论着中午的事情。

高个子和尚说道：“诸位施主，那个自称老爷骂我们狗东西的就是当朝宰相王钦若的总管家，一条狐假虎威的看家

狗！这小子过去在亳州呆过两年，原是王钦若的随从亲信，帮着王钦若刮地皮，干过不少坏事，这次带船队南行，决不是闲游山水。”

大个花子接着道：“吴师兄说得很对。我察看过了，那船仓中装的定是金银财宝等贵重东西。依我愚见，今个晚上我们向王化借钱，若是给，万事皆休，咱拿银钱散发给穷爷们，自己也吃上几天饱饭。若是不给，”他拍拍胸脯，“就派上我这个百十斤，跟他干一场。这些钱他王钦若从哪里弄来的？不都是咱们身上的血汗！”

二十多人一齐赞成：“好，以陈老大之见，打上船去，向王化借钱！”

矮和尚说话了：“上船借钱是件好事。不过我提醒大家注意，今天中午都见到了，那船上有些保镖汉子，出手不凡。要作好准备，以防不测。讲起来我同吴师兄乃出家之人，本不应该过问红尘之事，不过那帮人欺人太甚，我矮和尚虽没有大本领，也愿为诸位效点力。”于是大家准备了一番，决定三更行动。

这三条船就停靠在庙东北三里龙泉渡口南岸水边上，两条大船在东，李氏乘坐的小楼船在西，相距两箭之地。为什么拉这么大距离，自有李氏的用意。自从三天前同王化在麒麟锦被中睡了一夜后，不时想起那快活淋漓的时刻，惹得她欲火烧心。今天天刚黑，就把王化叫来，摆上酒席，吃得嘴香心甜，双双进入罗帏，缠在一起了。

二更过后，船上的人全进入梦乡。这时河北岸驰来一叶小舟，悄悄向楼船靠近。蓦地，一条黑影从舟上凌空而起，轻轻地落在楼船顶上。接着一个金钩倒挂帘，从楼窗口跳进

李氏卧室。

也是李氏一时大意，只顾粉蝶戏花，却忘了关上窗门。当二人觉得难受醒来时，两具赤裸裸的身躯已被麻绳绑在一起，动弹不得，立时脸如死灰。

王化情知大事不好，睁眼瞧瞧，烛光下仅是一个身穿灰色短打衣的蒙面人。

“壮士，”王化壮了胆子道，“是不是缺吃短烧的？这没关系，只要说出来，给我们解开绳子，我们夫妻给你百两纹银。”

“夫妻？你们真是夫妻吗？”蒙面人坐在床对面的椅子上厉声追问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，夫妻还能有假？我们常在外边跑生意，所以必须携带家眷，也好里外照应。”

“你做的是什么生意，从哪里来，到何处去？”

王化语塞了。李氏勾着头光着腩朝里挪。

“你们是不说实话，可别怪我不留情！”蒙面人站起，刷的一声抽出寒光逼人的宝剑：“快说！”

临行前，王钦若绷着猴子脸交待王化说：“这次回家，事关重大，夫人亲自督船，一路之上要谨慎小心，就是遇到至亲好友、生身父母，也不能说出我王钦若为避辽乱，转移财产的事。若是露一个字，我就要你的命！”

王化想到这里，哪敢说出真情，只是浑身颤抖。

李氏吓得更甚，浑身象筛糠一样。

“快说，再不说我就砍下你们的脑袋！”蒙面人迈步上前，扬起宝剑。

李氏魂飞天外，心说，宝剑一落，就没命了。此刻她也